

黃陵縣志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周鍾嶽題



書號	地179.12 42 11-3
登記號	二八二〇八
函冊	
冊	三



第一册

卷首 序 纂修姓名表

凡例 志目

卷一 疆域建置志

卷二 氣候志

卷三 地質志

卷四 山水志

卷五 戶口志

卷六 地政農業志

卷七 工商志

卷八 交通志

黃陵縣志

劉錦熙題

中部縣志

全書總目

卷首 序 (附前志序例)

纂修姓名表

凡例

志目

卷一至卷二十一 見志目

本書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由中部縣政府出版。同月十七日，省政府准 內政部渝
民三午文復電云：「關於貴省中部縣更名黃陵一節，經呈奉院會轉奉 國民政府備案，
並另鑄新印。請查照飭知。」本書謹將書簽及內封面改題為「黃陵縣志」，餘因已印，概
仍舊稱。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中部縣志序

志書在我國史部典籍中，素來最爲世人所重視。重視的原因，大略可分爲三種：第一是供給史地的研究，志書首載的，卽爲疆域建置，一地的面積方位及其由來與變遷，盡是史地的貴重資料，河渠關渡等更可指示交通的經緯，物產土壤更可說明經濟的梗概；第二是供給行政設施的參考，如戶口田賦職官學校等等，都是行政上必須參證的資料；第三是供給旅行的指南，如山水名勝風俗謠諺，名人言行，乃爲采風問俗的重要材料。總之，志書記錄一地掌故，最切實用，所以愈是實事求是的時代，志書愈被尊重。

志書的編纂方法，經過歷代的學者名家的努力，愈至近世而愈益精密。但時代的變遷也是愈至近世而愈益迅速。地方的設施情況，固然跟着時代而劇烈變更，卽社會意識也多與往昔不同。昔日爲精密的，今日視之亦認爲不能與時代相配合，例如舊志疆域一目，頗多記載星野，現在看去，則未免不善，今日如編纂志書，便應詳列經緯度數，方合地理標準。又如舊志所載氣候，多本農家經驗之談，雖亦不少準確，但究非精密的科學方法，今日編纂志書時，應利用天文臺氣象報告，方能配合時代。志書必須隨時修訂，早爲識者所公認，而今日修訂志書，必須爲科學工作，則更爲明顯。

中部縣志

部序

新中國印刷廠承印

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先後被命爲陝甘兩省主席，其時政府實已注意於西北的開發，以爲今日抗戰的準備。爲求明澈西北的情形起見，我首先留意的卽爲各種志書的蒐集與修訂。而陝甘兩地的志書，多屬前清中葉所纂修，不免陳舊，效用減低，有的縣志，竟已絕版，無從覓得，尤爲遺憾。當時陝甘兩省都有通志館的設置，但以經費與設備的欠缺，甘肅志稿，在我離去多年以後方始完成，迄今未能拜讀。陝西新志，則在我就任時，業已脫稿，因卽趕速印行，我對於承修諸先生學識之豐富，用力之辛勤，深爲欽佩，但講到編纂方法，實仍覺有應時改進的必要。各縣縣志的修訂，更因人力財力的限制，進行遲緩。中部縣爲黃帝陵廟所在，自中央有民族掃墓的規定，覓閱中部縣志的人日多一日，而舊志已甚難得，新志未能卽修，裴墨山同志時爲縣長，和我相商，檢取舊志，略加黃陵新材料，用鉛字版排印，以供需要，我曾爲作序文，但其未能鑿足我的希望，自不待言。

本月初，我得陝西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余正東同志來信，知道他於去年發起新修第三區各縣縣志，一年以來，各志稿本都已草創完成，而中部縣志更將校印完畢；在此抗戰

進入最後階段之時。物力艱難，視前更甚，而建國工作同時並進，政務繁忙尤可想見；余同志獨能致力於修志，且成功若此之速，可見他是十分瞭解志書的重要，尤可見第三區行政效率之高，與地方各同志之通力合作。我雖未能看到新志的稿本，但從余同志寄給我的目錄，可以看出新志編纂的方法不僅依次續編，並且應時創格，實已踏入科學方法的途徑，而富有時代精神的特色，這是更值得讚美的。我希望第三區各縣新修的志書都能如此，我尤希望在抗戰勝利以後，憲政實施之時，各縣縣志都有關於地方自治很詳盡的記載，而中部尤將為首先達到完全自治之縣，藉為黃陵生色。

余同志要我寫一篇序文，我是非常樂意的，因略抒所見與希望，文字淺陋是在所不計的。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邵力子

中部縣志

邵序 谷序

二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中部縣志序

本黨建國大綱中之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大時期。訓政時期以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完成縣自治為其主要工作，蓋縣為訓政實施之單位，亦為地方自治之單位，地方自治要政有六：曰清戶口，曰立機關，曰定地價，曰修道路，曰墾荒地，曰設學校，必須完成此六事，然後地方政治建設乃得立其基礎，此研究 國父遺教者不可不知也。吾國數十年來，災棧頻仍，農村破產，不特地方自治工作距離尚遠，甚至地方之志書文獻亦多為斷簡殘篇，渙漫不可卒讀。每欲詳明其地建置源流，政教沿革，山川風土之淳薄，人材物產之盛衰，足以供興革治理之參考者，亦不可得，如此而言地方自治，亦夏乎難矣。故今日有志之士，每致力于地方志書之修輯，或取舊籍而損益之，或以科學方法調查統計，充其內容，廣其效用，然後綱舉目張，瞭如指掌，以其資料供庶政之借鏡，意至善而需要亦至切也。陝第三行政區專員大冶余正東同志主修中部縣志，丐予數言以為序。予以中部為我中華民族發源地，橋山陵寢，巍然千古，太史公所謂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是也。吾人仰溯我元祖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胼胝辛勞以創民族，數千年來，聖聖相承，發揮光大，始克有今日四萬五

千萬之民族，四千五百年之文化，緬維祖德難忘，瞻念箕紹重責，况值寇騎蹂躪中原，關輔震驚，生民塗炭，正吾民族存亡絕續之交，斯志適于此日完成，讀之者能不懷然于懷，知興繼之責，喚我國魂，還我河山，而慰皇祖在天之靈哉？誠如是，則斯志之編成，不特佐助於地方自治者其效甚大，復有其深長之意義存焉。至其美富之內容，猶其餘事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谷正鼎絃于陝西省黨部

中部縣志

谷序 王序

三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中部縣志序

中部漢翟道，唐坊州，古軒轅黃帝橋陵之所在地也。余專員正東督察陝西三區行政，值抗倭軍興，籌劃軍食，征募兵丁，安定後方，補給前綫，可謂日不暇給；乃於簿書鞅掌之中，延致地方耆宿，禮聘方志專家，編校三區各縣縣志。三十三年春，余長陝教之初，適中部志成，走書問序；余閱此志，部二十一志，舉凡山川物產、人文風俗、以及政治建設，無不搜訪放佚，鉤稽史乘，網羅畢備，包括靡遺。昔康對山撰武功志，僅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人物選舉七門，王阮亭宋牧仲陳榕門皆合口推崇，譽為志乘極則，海內第一。然不過就行文簡潔言之耳。若志乘之體用，則詳實賅備為第一義；文章辭藻，乃其餘事。吾知此志之作，其應用價值，有不在康志之下者。抑予重有感焉：昔吾祖軒轅，發跡橋山，平蚩尤，代榆罔，安內攘外，開中華民族大一統之基業，濟濟繩繩，四千六百餘年，方興未艾；今者島夷狁狁，寇深時危，金甌有缺，中原烽火；追維祖先之豐功偉業，愧悚滋深！中部乃我民族發祥聖地，黃帝實我中華創業始祖；黃陵專志之設，其所以摭懷舊之積慮，發思古之幽情，激同胞之敵愾，振大漢之天聲，用意之深長，又豈角詞鋒，數故實，普通志乘之比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王友直謹序於陝西省政府教育廳

中部縣志序

區屬各縣方志，多纂修於一二百年以前，二十九年春，余即有新修意，以事難費鉅，未敢嘗試，但爲之準備而已。三十一年春，以時機尙可爲，始正式發動全署同仁及各縣官紳與海內同好，着手於洛川、中部、宜君、同官、及黃龍各志之修纂，不立機構，不設專司，博訪周咨，斟酌字句，夙夜將事，以期有成。直至三十三年春，始將洛川縣志及中部縣志之黃陵志，勉爲出版，入夏而同官縣志亦出版。各同仁雖感艱難，事倍而功僅及半，所幸興趣均濃，尙存再接再厲之想。四月初，余因參加本省緊急糧政會議，又將中部縣志黃陵以外各篇及宜川縣志在西安付印，中部縣志，至此乃全部告成。此志一部份材料，採輯於三十一年，執筆者爲劉紳子林，及本署與縣府少數同仁；黃陵志撰擬於三十二年，執筆者爲黎劭西（錦熙）先生；重整三十年一部份之初稿，并完成其他各篇者，爲本署秘書吳致勳與科長史宗沂二兄，二稿告成，余於西安空襲中，曾作一度瀏覽，并親赴中部採補必需材料。劭西先生則與致勳兄同駐印刷廠內，夙夜整核校對，適東都棄守，西安震驚，印刷廠一度停工，遍生波折，旋整復一部份機件，專印中宜二志，不久又適逢其家鄉淪陷，

中部縣志

余序

四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黎吳均籍隸湖南湘潭，於六月中失守。

音書斷絕，劭西先生與致勳兄仍鎮定從事，且爲節省經費計，炊爨之事，

致勳兄且曾親任其勞，此種爲文化服務之精神，使余五中感佩於靡已。書既成，爰略記其編印顛末以爲之序。

陝西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大冶余正東謹撰

中華民國卅三年六月廿五日於洛川

中部縣志序

陝之中部縣，以黃帝陵寢所在，間有中央政府特派之大員入境致祭，明以前未遑詳考，自明初迄清中葉，主祭從祭，員名祝文，並已載黃陵志中，以故縣有「大差」，後亦混稱「兵差」；即沿途各邑，地方官亦例有供應，致餽於主祭官並其隨從者，數或不菲，蓋因本邑祭陵大典，影響且及於旁邑矣。自清末曠廢不舉，迄民國二十四年前又制度未定，邑人殆已忘有此項差徭；二十四年後，祭陵新制，禮簡而隆，雖歲舉之，不嫌煩擾。今中央採衆議，令改中部縣名爲黃陵，正斯志印校甫竟時也。斯志惟黃陵一卷特爲龐大，蓋編纂在先，單行出版；抑以本邑地位而論，有此便足，其他固無以特異於北山諸鄰封也。邑人張君執庵爲余言：先德傳稱，家教最重攻讀，應試不售者非佳子弟，則督課愈益嚴厲。族耆某，不憚其次子之文，一日，聞至繆處，舉所銜長柄烟斗，連擊其頭，子負痛逃，追之，出後門，子失足墮深溝而殞。某曰：「兒不善讀，雖死，我無所憾。所憾者兒初婚，媳未能守節耳。」長媳聞之，奮起自陳曰：「我願伴吾姊守節，公爲長子另娶可也。」某從之，時豔稱雙節焉。此可徵節孝風尙與科舉制度之連環性矣。邑志人物，節烈最多，且所載止

中部縣志

黎序

五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於嘉慶舊志，無續訪也。大抵北山諸邑，民衆順天因地，力田節用，以供事畜，他非所知；而士紳風習則如此，中部更較彰著，真所謂儒教之邦哉！雖然，科舉始隋唐，節烈嚴於宋，今後時移制革，必變無疑，前乎唐宋者，兩漢先秦，皆未必同，縱黃帝陵寢，巍然在橋山沮水之間，而年代更篤遠，與斯志所紀近代儒教風習，並無因緣，勿違史則，妄相比附！志乘但能據已有之資料，詳其所能詳，斯志所能詳者，適在此近代史一階段而已矣；所不能詳而必爲旁羅曲證以求其詳者，則民族元祖黃帝軒轅氏，又適藏衣冠於此橋山沮水之間，而縣且以是更名，斯志遂獨詳焉，亦例所當然而已矣。

斯志屬稿，與洛川縣志同時，三區余專員正東實主之，而秉筆者則余同邑門人吳祕書致勳綜其事，各篇多出其手。去秋會於西京，核印洛川志，今春成，余乃核印同官，致勳偕史科長宗沂仍從事中部，至是已再易稿矣。夏五，同官志成，余偕致勳遷南郊，核印宜川，致勳請先總核中部，且不欲自任總纂，余曰：「當仁何多讓爲？」略爲釐訂篇次，調整體製，以余前所主纂之黃陵志爲殿軍，卷第二十一，早已印行，故將其他各篇，省併爲二十卷，概置其前，具詳凡例。至其資料來源，與洛川等；所謂「方桌訪問」，不若同官之在

庶有人；「報告抄送」，容有不實與未盡之處；而「舊志剪貼」，則三區諸舊志中，以斯邑之嘉慶丁志爲最簡率，幸吳君等亦曾參及其他有關諸志耳。

余序同官，謂「將度隴」，乃爲斯志所牽。時洛陽已陷，敵鋒行及潼關，地方政府議疏散，市民紛紛遷徙；遠處郊外，初不注意。六月十二日，承印斯志之新中國書印館，奉令收拾鉛槧，拆裝機件，一日而畢。余與致勳始擬西行，而車驟未具；至夜半，忽得前線勝利消息，廠定次日仍開工，遂不復行。是則斯志印成於陝局緊張之際，殆無殊於前線將士之沈着應戰也。「黃帝在天之靈」，其亦將有以嘉獎之乎！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黎錦熙序於西京南郊宋家花園東新中國印書館。

中部縣志

黎序 劉序

六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續修中部縣志序

癸未秋，學全來宰中部，下車伊始，瞻謁黃帝陵寢，松楸森岑，翠柏蒼鬱，羣山拱附，沮水環流，稱爲名勝，信不誣也。欲考聖蹟志乘，縣制沿革，以及地方之風土習尚，遍索志書而不得，詢諸邑紳，僉稱木版舊志無存，卽翻印新冊，亦寥寥難覓，心竊惜之。迺本區專員余公正東，先我爲憾，特敦聘名流黎劭西先生、及專署祕書吳君致勳、科長史君宗沂，正事編纂新志。余躬逢盛舉，幸何如之？惜譚陋不文，殊少贊助，私衷深以爲慚。第以邑志繫乎地方文獻，貴在窺翔可徵，諮採之責，未或敢辭。舉凡疆域建置、戶口消長、行政得失、教育良否、與夫財政收支、軍警編組、及風土習俗、冠婚喪祭等等，或稽之科室檔卷，或詢之當地耆紳，遍覓碑碣，儘量採訪，文不計工拙，語不擇雅俚，一一供諸初稿，期主編者修飾潤色，付之剞劂，俾後之覽者，對今昔沿革，地方風尚，瞭各指掌。若夫孝友足風，義行可化，忠勇異能，節烈貞操，尤關世道人心，均詳載之，庶幾後有觀風問俗者，不至有向隅之感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仲夏中部縣長榮河劉學全

中部縣志序

西北爲我國文化發祥地，史稱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今之中部，人傑地靈，想見當時之盛。降及後世，文化衰落，民氣消沉，近更環境特殊，尤稱殘敝。全縣面積雖有一萬六千餘方里，而人口住戶僅二萬四千餘人，其生產力之薄弱可知。境內溝壑縱橫，山嶺重疊，雖有成榆公路由縣東經過，實無汽車經常來往，其交通之困難可知。農人惟知種小麥雜糧，鮮經營副業；商則僅有城鎮集會，肩挑負販，民間之經濟狀況可知。近年始有邠州師範設縣城，及黃陵職校之創立；其受高等教育者，民國以來僅四人，數年前，即中學生，萬人中亦不過五六人而已，地方文化水準又可知。其地既爲黃帝陵廟所在，乃歷史文化中心之所寄，在全國二千餘縣中實具有獨特地位。民國廿九年余公正東爲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以區屬各縣，大都地廣人稀，爲陝西最痛苦落後之區，振衰啓敝，頗難措手，於是決以教育建設爲工作中心。見吏治志政提出一縣一中學，一縣一工廠口號，以促其實現。於地方文化事業，則又發起編修各縣縣志。予時隨公由城固、南鄭相偕來區，佐治寮幕，亦力贊其欲起全區之疲敝，必須自提高文化始。地方志書，實具有因革地方行政之效能，如疆域

中部縣志

吳序

七

新中國書印館承印

以標形勢，沿革以紀興衰；地質、氣候、山川以明「自然」環境之優劣；人口、物產、農業、工商、交通、社會以識「經濟」力量之豐瘠；吏治、保甲、財政、軍警、黨團、司法以考地方「政治」之隆污；教育、風俗、宗教、古蹟、人物以覘方隅「文化」之高下；一邑政治，藉此以爲設施，當可因勢利導，日就清明。故公於任城固縣長時，即發起興修城固縣志，予師黎劭西（錦熙）先生適在西北聯大，因而纂成「方志今議」一書，羣推爲新修地方志書之準則。三區各屬縣志，均係一二百年前古物，從事新修，實爲必要。三十一年曾約請予同門友唐節（一祖培）先生甘肅師範學院一度發動編輯，旋以教務倥傯，束裝西去，署中又以簿書鞅掌，兼顧爲難，工作遂告停止。三十一年四月，予因公由宜川回署，則余公已關東院一室，囑予專執其役，旋復以史料長宗沂爲之助，公仍親爲董率之。十月始將洛川稿完竣，攜來西歸。正於劭西師，時主講陝西省立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乃同寓於新民中學，以核以校，勞勞數月，於本年三月出版。宜川志稿則由公駐節該縣親爲主纂。劭西師亦移寓崇禮路泰華印刷廠核纂同官縣志。洛回志皆由該廠承印。予以十載飄零，家山遠阻，原擬於此時南歸，顧中部稿尙待繼續完成，乃與史宗沂見，約共從事，仍寄居新民中學，且邀余公爲不離工友，遂自爲炊爨，以節費用。史亦忻然允之，相與執筆，

夜以繼日，仍隨時請核訂於劭西師，不兩月稿成。適余公以事來省，言宜川稿已草就大部，三區四志，得觀厥成矣。

原爲三區五志，因宜君與同官近刻爲新二區，同官志已出版，而宜君尚未成稿也。

亟與新中國印書館訂立合同。

前爲公營，仍由劭西師核訂宜川稿，同時付印。予遂復與劭西師遷居南郊新中國印書館印刷

廠。時豫中戰事緊張，西京震撼，予原籍湘潭亦隨長沙淪陷，風鶴頻驚，心神俱碎，且時

屆大暑，揮汗工作，雖勉能貫徹其始終，實亦彌覺其艱困矣。

廠址爲南郊一古老高氏墓舍，四週無一樹，只調節陽光，暑日曝曬，室內

溫度常達一百二十度，入夜亦不能就寢。且多蚊，予曾設囑囑，負痛數日始愈；劭西師以其聞志安聲，即持皮履，隔牆隔紙懸之，謂不令突出內閣。

又將兩月，印校始竣，計全書

分二十一卷，約四十餘萬言，雖其內容以採訪未周，頗多闕略，未能達到「方志今議」所訂現代地方志之最高標，而其結構分目，則悉以方志今議爲指歸，於「科學資源，地方年鑑，教學材料，遊覽指導」，亦庶幾略陳梗概矣。且黃陵志^{卷二十}之黃帝本紀注疏，爲劭西師所手輯，引書一百五十餘種，頗盡「羣書採錄」之能事，是不僅本志之特殊貢獻，且於民族元祖事功德業，紹箕裘於遠禩，圖光大於無窮，亦將循是以求之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吳致勳於西安新中國印書館

中部縣志

吳序 史序

八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中部治志序

沂於二十九年春，追隨專員余公得履三區，供職專署，謬承提攜，愧掌科務，時晉中敵寇西窺，甘腳烽火未息。余公自蒞任後，常以二百年來區屬地方隆替情形，政教興衰故實，一無紀載，文獻荒蔓，無從徵信，故每一興革，輒有無所憑藉之感。且中部爲吾中華民族元祖黃帝軒轅氏陵寢所在地，帝德事功，陵廟風景，尤宜有專詳紀載，以昭後世，乃議修屬縣方志焉。

三十一年九月九日，公率沂同赴中部，詢訪紳耆，劉君子林、寇君九皋、王君學三、及縣府姬科長子周諸人，熱心贊助，親檢卷宗，費時三日，搜集資料。沂復奉令馳赴宜君、同官二縣，發動修志工作。爲時一月歸署，因積案盈尺，須待清理，曾將此事一度擱置。迨至二十二年夏，沂同吳公致始將洛川部份，澈底完成，即於客冬攜稿來省，請黎劭西先生核訂付梓，本年春成書。

余公在洛署，雖軍事倥傯，仍繼續督修屬志工作，復率領員屬赴宜川親主其事，並函電交馳，責令沂與吳公二人在省兼修中志，以期全區五志可先後出版。時洛志印校工作正

繁，實無餘暑，恐顧此失彼，以致舉而復輟者再，今春洛志行將印畢之頃，恰余公由宜川轉道來省，仍殷殷以中志爲囑，沂與吳公始決計修纂完成。况黃陵志一已由黎公主纂藏事，且復印行，以黎公之學識，著述名宿，斯志自足千秋，倘其餘各篇，久任荒置，寧不可惜？故沂雖學識謙陋，仍願勉從其役。

惟斯時也，洛志既成，黎公主纂同官縣志，移榻泰華印刷工廠，其客冬同由洛川來省辦理縣志事務之馮副官，由余公率其回署，留住此間者，惟沂與吳公二人而已；仍假新民中學內寓，工作雖無時間限制，然每日黎明起床，自任勞作，時至深夜，尚在秉燈商討，非敢有所矯飾，蓋興趣所由致也。工作將半，精神正濃，而吳公忽患腰痛，繼及胸部，晝夜呻吟，幸同官李君楊山亦爲修志來此，請其診治，始知其非惟過勞，實以因炊爨時煤烟刺激所致也。數日後，吳公復奮起，負疴執筆，多所創作，沂亦隨之竭其棉薄，連同吳公所纂並黃陵志等共爲廿一卷，約四十餘萬言。余公復函示中部士紳對此甚爲注意，決即付梓，並委在省校印，奈沂當遠行，未便久留，此則所引爲遺憾者也。幸有吳公主其事，沂雖在天涯海角，亦度斯志之可指日成書也。民國卅三年四月遼陽史宗沂識於西京新民中學

中部縣志

史序 劉序

九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續修中部縣志序

疆域建設之沿革，人物山川之變遷，非一一詳載志乘，嗣後何所藉以稽諸？中部最爾僻壤，黃帝陵寢所在，橋山聳峙，沮水環流，名人遊覽日有，謁者絡繹不絕，關右名勝，不在他區之後。邑志自清嘉慶丁卯歲邑侯丁默甫君同縣紳劉公坊南暨劉公燈柏纂修後，歲月荏苒，迄今已二百餘年矣，其間滄桑變易，事蹟迭更，歷年久遠，湮沒不彰。續修志乘，當爲急務。更惜舊志原版，遭匪焚燬，全邑通索木版舊志，幾如鳳毛麟角，誠不易獲；幸余手珍一部，尙稱完好。民國廿四年春，邑宰墨山龔君，照舊翻印壹百餘部，連年索閱甚夥，截至現時，即翻印者已無。茲幸陝西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余公正東慨然續修全區各縣縣志，邀請黎錦熙君暨專署秘書致勳吳君、科長宗沂史君、協同編修，舉前志已有者新之，未有者補之。會聚一堂，商纂全區文獻，繼往開來，誠盛舉也。余以謙陋無文，濫竽中部採訪之列，或考之斷碣殘碑，或求之父老傳述，竭力搜索，有聞必錄；惜前輩已逝，後起茫然，舊有之人物題名碑被匪毀壞，採無可採，訪無可訪，爰就見聞確切者摭拾一二，庶幾有補邑文獻於萬一耳。謹序。邑人劉子林

前志序例

一、清康熙李志

邑已無藏本，諸序自嘉慶丁志轉錄。

李暄自序（李，清康熙邑知縣。）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紀載。漢高人關，蕭何收圖籍，因知四方疆域疆之實；內古使東曹，考案邊郡兵民之有無，故能指揮形勝，不出戶庭，瞭若指掌者，圖籍之功也。蓋居今而知昔，援古以證今，利弊興革，數十百年之事，非書不辨。我邑自即位以來，戡亂定治，興禮樂，敷教化，巍巍蕩蕩，登三遷五，苟與隆已！乃詔修一統志，併及郡縣志，蓋將采風問俗，緝成一代之典也。余承乏中部，今年年矣，諸務就理，上下和樂，乃延鄉先生慕邑志，以副上旨；且以博觀古昔人物之偉傑，孝子忠臣義士節婦之振綱植紀，砥礪迴流，以及山川形勝之大，建置因革之變。余固不敢以鄙陋無文自謝於鄉先生，鄉先生亦不以余之不敏，時勤事於博稽廣咨。自康熙時西迄乙亥，越二平回書殆就。願熟讀典故，多識舊事，貫串錯綜，則煩瑣先生實成一家之言焉。崇揚善類，嘉尚節廉，一善必錄，微美亦顯，事有關於氣節者，不啻三致意矣。夫中部，小邑也，在唐宋，則三輔大州節度刺史之所臨蒞，崔郭收績，楊劉清德，史傳所載，百世猶新也。乃參以二十一史，準以雍大記，徵以雍書，咨以父老先民，其間載事既該，褒貶亦正，既以續舊志於兵火焚劫代易事跡之後，而余亦借是以事神治民，崇德尚賢，知賦役之增減，明風俗之變易也。惟是變易潛滋，表正風化，請減戶口，深維鹽法，今蓋竊有志焉，而愧未逮也。恭逢聖天子西眷方殷，大臣百執事，體察式模，觀所編也，中部利弊，灼然若目見而身歷之矣，庶或有造於茲邑云爾。謹序。文林郎知中部縣事，白下李暄蒼山書。

劉爾怡自序（劉，清初邑舉人。）

事有關於世道人心，勸戒昭而記載該，其志與史乎！夫史一代之政，而志則一邑之政也。昔有史，孔子據以作春秋，政雖不行於當時，後世取正焉。邑雖偏小，不可一日無政也。或曰：才短者拙，學淺者鄙，識乏者謬，君子謙焉，故作史未易言也。余以為志亦宜然。中部志自元以前為坊州者，今不可考矣。故明正德嘉靖間，余先伯曾祖太僕公屬稿未就，會有柳州之謫，叔曾祖左史公趨而成之，分八卷，列條二十一，止於萬曆乙亥歲，今百一十八年矣。故明崇禎辛未，邑

中部縣志

前志序例

一〇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陷於寇，志遭焚燬，繼以大亂數十年。清興，康熙甲辰，曲沃賈公以中丞撫吾秦，徵聘夙儒，纂修雅志，余不敢，竊與其事；而延安志則趙子玉譜緝采成帖，太守陳公囑予弟徽君敬又、太學正趙子蔚生據以成郡志；中部志則缺焉未講也。予為懼，暇日搜第遺稿，又采諸郡志，徵以雍書，參之雍大記；既又得左史公舊縣志於江南，殘編斷簡，用以攷記其闕略焉。會邑侯蒼山李公，以江南名宿，蒞政五載，百廢俱興，乃以邑志屬予與張子九苞、六嗣、牛子麗乾、關子釵亭，義不得辭，迺互相參訂，閱八月而後成三卷二十五條，而加詳於萬曆乙亥以後，蓋賈錄也。竊愧拙劣補綴，文不雅馴；然以視夫於用小智，輕侮前賢，私加毀譽，予與諸君子蓋兢兢慎之矣。後有作者，廣詢博稽，多所釐正，以補予與諸君子之陋；而文其蕪靡，以副續我太僕左史公之遺業也，庶幾有補於中邑文獻云爾。康熙癸酉季夏，沮洳野史劉爾怡墟泥書於三河之雪堂。

張偉序（張，清康熙延安府知府。）

王者治定功成，而禮樂作，文章興焉，所以昭一代之典型，明白王之大法。我朝誕膺大命，溥海內外，罔不臣服，垂五十年矣。文教置敷，武功赫濯，其制作之明備，直越三代而繼唐虞。乃命大臣，纂修國史，爰及郡縣，分編志書，上以顯承列祖，下以博采風謠，大小臣工。咸賦承惟謹。惟是延安邊陲也，而中部正延屬尤特蕞爾，土瘠民貧，所從來久矣。余承乏郡守，得李令任中部日七年，多輔余所不逮，民賦樂輸，案無留積。乃延耆宿編修縣志，手自裁定，凡六卷。余披覽終篇，閱山川疆域，而知地狹土饒，商賈弗通，食貨維艱也；閱貢賦版籍，而知兵荒存飢，戶口消耗，差役繁重；閱兵防，而知阻險扼塞；閱水利，而知沙崩岸陡；閱鹽法課政，而知商病遠販，官苦課程，驛費裁而馬多折損，夫價減而役無完膚也；瞻覽名勝，顧橋山軒轅帝陵在焉；風氣攸萃，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汗漫尚史；且文人墨客，遊覽題詠，皇皇多鴻章麗詞；及鄉飲祭酒，縉紳光達，亦復秉正守禮，彬彬乎文獻之邦也。余力欲於咸風問俗之餘，進多士父老遺賸咨詢，竭一得之愚，用副各憲仰體皇上加意秦民之玉意，借以察訪民隱，興利弊。得茲編也，清戶口以陳大雅，尋亦該博，述古酌今，宜教達情，可以副上旨，備史乘，有裨一代之典制矣！是為序。中憲大夫知陝西延安府正堂加三級蘭陵張偉寄庵氏題。

牛光斗序(牛，清初邑紳士。)

夫以天下名區，獨稱西秦第一；關中要地，惟推延郡無雙。鼎峙列三州，不及坊州之秀麗；疆分十六邑，無如郿邑之風華。一壩橋山，開襟豁翠，桑柘石，蔭蒼松，峭逼雲霄，彷彿平華恆嵩泰；載瞻沮水，波浪沖瀾，泛鳧鷖，蓬葦蕩，洄瀾日映，依稀平瀆海漣。磊落孤城，界流而環遶；巖巖縣宇，迤瑤島以隱從。傍曉霧蒙，縹緲龍潭；宮殿漢漢，繡繡鳳嶺。南谷黃花，開散金鋪鋪滿地；北橋淨雪，推殘玉屑遠歸天。水來揚子江心，湧作飛泉；日出皇陵山半，照臨嶺影。中為世上之奇觀，真具人間之妙景！慨動軒輊，駕御筆而遨遊；仙屐聞漢武，暮雲黃而祈梁雲。舉龍潭以昇騰，直上清虛；向長空而拜禱，仰希闕苑之丹。迄今鶴唳已辨，只見青巖籠玉環；憶昔羽翁難遺，能留古蹟。於以川嶽鍾靈，皇風毓秀；上從太古，遞及熙清；歷代乙文蔚起，屢朝科第雲謁。即小吏農夫，間有純良足錄；卿嬖野婦，無非節義堪垂。縣誌昭然，班班可考；惜遇頻經兵火，燬作灰塵。幸逢高宰李公，廉切清慎，菁莪咸茂，不昧西伯之作人；菁甘棠，可比召公之雅化。百為盡善，庶績咸康；政事之餘，慨然興感。嗚呼！志之缺略，嗟方冊之遺忘；爰捐俸以資工，乃修文而刊板。詳明圖域，表著懿行；誠百代之鼎銘，千秋之青史也。余才慚作賦，心慕章程；聊寫俚言，附之卷末，宣揚善事云爾。賜進士第原任諸暨縣知縣邑人牛光斗撰。

張鳳翀序(張，清初邑紳士。)

邑有志，做古而也。古之為國者，各有史官記事；雖下朝列國之史，皆謂之志。周禮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如晉乘、楚繡、魯春秋之屬，史也，即志也。迨漢至唐，易八書為十志；而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鹽分縷晰，瞭如指掌，斯又史之變而志之法乘也。嗣歷代各有史，地各有志，百世而下，以時修集，備一方之文獻。以故分野疆域，官民財用，人物山川，上下古今，不下堂而靡弗周知。郿邑雖僻壤彈丸，黃帝陵寢所在，橋山頂峙，沮水腰環，秦中一名勝區也。古之有志與否，皆不可考。故明正、隆開，劉郵南、橋鏡昆兩先生，先後纂輯，迄今一百餘年，殘闕於兵火之餘。余老舅陳篋公，為先生之曾孫，雖恪守家乘，亦僅存什一於千百。志之不可問也，可勝悼哉！我皇清定鼎五十年，海隅向化，九有式廓；共球之盛，疆域之廣，亘古未有。今天子御極之二十三年，下詔修一統志，令郡縣有司，咸得輯志彙進，按圖索籍，博採遺聞，增修故事，真集成書，以昭軍書之盛，俾天下古今，靡不囊括而盡。之，豈非甚盛事哉？是志之不可不亟為修也。然而正雖其人，難其事也。操觚之子，隱括為工；練掌之吏，博考是重。且事曠代更，則父老之傳聞無多；時逾滄桑，則典籍之散佚不少。地係桑梓，則褒美或失之濫；人非土著，則臆闕未必其確。有一於此，烏乎其為志？甚矣作志之難其事也！邑侯蒼山李公，以班馬之才，敏懷黃之政，蒞茲數載，百廢俱興，尤於文墨一道，深加意焉。一日，集邑之紳士為修志之謀，陳篋公出家藏殘帙，並博採關中通志，首董其事；龍乾牛公，馥亭蘭公，余弟六嗣，皆參訂彙集，余亦得濡筆纂修之末。竊惟今邑令，古諸侯也；邑無大小，咸得以百里侯稱。侯之政事，本諸文學，修志之舉，謂非致治之端乎？觀疆域之廣狹，而發政施仁，民是以可樂；瞻山川風土之攸宜，而耕鑿無擾，民是以可利；以名宦循良之芳軌，而去其頑苛，民是以可安；察賦役戶口之多寡，而取用有度，民是以可富；觀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懿行，而挽其頹風，作其廉恥，民是以可淳；鑒選舉人物之褒崇，而詩書絃誦，興行率化，民是以可勸；覽古蹟祠廟之興廢，而敬思哀，民是以可興。春秋鄉子產以惠頌於國人，於辭命特推調色；蒼山公之功，詎出倫也下哉？是役也，上以副聖天子一遵同風之旨，下以垂千百世憲章不刊之典，是誠曠代之史，豈一邑之志已哉？賜進士第四川郿縣知縣邑人張鳳翀撰。

中部縣志

前志序例

一一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張鳳翀序(張，亦清初邑紳士，鳳翀。)

明府李公蒼山先生，修輯中部志成，其序亦言，余再拜而為之敘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三史，莫尚於志，蓋知求諸制作之林，非徒以文詞為工也。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敘證頗詳，惜其書不傳。然八文之目，當時同原不遺也。故明李文達公生乎平之方，為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為知言。中部志固百年矣，故明正隆間，邑人郭南橋龍兩劉先生，纂修成帙；後以朝制之變，屢經兵燹，斷簡殘篇，無所信從。今值聖天子攷文徵獻之時，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江右俊傑，甫仕楚維，善政不可枚舉；再仕吾邑，吾邑人目之為循吏，事事親手，公內無實史，鳴琴坐理，取辦俄頃，嘗快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懸魚種刺，飲酒賦詩，遠近傳誦，紉衣綰帶，有春秋柳尹之遺風。居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小也哉，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他降而為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盟會之列，歷二百四十年不收。然則邑之有志，文獻之存亡係之，不綦重哉？於以招集羣賢，講求故實；壇麓劉先生，乃鄭南橋龍之嫡裔曾孫也，因為之執牛耳，與龍乾牛、馥亭蘭諸先生共襄厥事。余與家兄九，類亦濡筆其側。公裁定之，以庇其成。其始也，搜書按籍，爰備採擇；以宏信也。

探案真偽，故其言無虛辭，真然為一邑信史。况公治部五載，防固封疆，遍覽山川之勝；勸興農務，時清款隱之田。惟正有供，何以昔費而今簡？輜軒載道，何以昔勞而今逸？以及民風之若何砥礪？人才之若何培植？文教之若何肅正？凡志之所載者，公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操觚家只於文詞博雅云爾哉？且也當日郵南橋流修志時，出於重熙累洽之際，又乘其里居暇日為之；公志乃自籌書期會，問與三五縉紳，草創焉，討論焉，修飾而潤色焉，不日成之；增益而不失之華，率直而不失之肆，視延郡志，陝西通志，善有加矣。余之學疎什拙，遠愧諸先生，尤遠愧公，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部多異政，行將置書特權，入居要津，更以部長疾苦之事，且夕入告，志又其福輿也夫！康熙壬申冬十一月，長至日，賜進士第四四川大竹縣知縣邑人張鳳 撰。

蘭薰序 (蘭，清初邑紳。)

邑有賢侯，其嘉惠為無窮焉。扶衰起敝，與為憂恤，一時之政也，而百世蒙其休；修文徵獻，用昭法戒，百世之政也，而一時集其成。邑志之有關於政治也，不綦隆哉？明府蒼山李公，江南偉第，名世仙才，蒞治我中部，甫下車，即周咨民間疾苦，勒石永革；其善政多端，無容再贅；諸所修復廢缺，亦概難枚舉；七載以來，政是以通，人是以和矣。嗚呼！之暇，時與二三紳士，杯酒相延，講求古事，殷殷於滄桑之餘，邑志湮沒不存是念也，適慨然曰：中部雖偏小，邑於橋陵之麓，山環水深，雅稱名勝；向來文風丕著，人才蔚興，獨奈何無志？方今聖天子在上，孜孜文獻，詔直省郡邑輯志彙進，以成統一信史，中邑亦不可無志。修明之任，紳紳先生與有責焉。諸君子歟曰：明正隆間，劉鄭南、橋陵兩先生所纂邑志，災於寇氛，什一千百久矣，不可復問。堯範公，先生苗裔，得無有僅存者乎？於是堯範出其家乘，博採彙附、郡志，序入近今見聞實錄，首先釐訂；加以張公九馳、六縣、牛公麗乾，博綜淹雅，與其參稽；余曰維維，亦竊謬附其末。明府乃討論講求，裁成潤色，傳其信不傳其疑，崇其實不尚其華。閱數月纂修成帙，又進而語諸公曰：修明邑志，召示來茲，共事諸君子，俱不可無序以傳不朽。余不敏無以為序，亦第即今日修明者，志公之實政而已。以經方，以謀野，則巖城山川，其較著者也。以勸課，以均輸，則土田賦役，其釐定者也；以撫字，以懷保，則名宦循績，其昭然可法者也；以旌良彰善，以興行率俗，則孝義節廉，豐要人物諸條，其燦然共見者也；至若享祀祈報，徧於羣神，凡古蹟廟祠壇壝，靡不詳明紀載，祇承無遺也。跡其修明，無一非公之實政，垂示無窮者矣。公之惠施在吾邑，公之遺績久

中部縣志

前志序例

一 二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登於形廷，行將特晉公賓館，集纂一代信史；一邑之志，得附國乘，並傳久遠，其嘉惠又安有窮也哉？原任四川大邑縣知縣邑人蘭薰 撰。

二、清嘉慶丁志

刊本：民國廿四年
仿宋大字排印本。

丁瀚：續修中部縣志自序 (丁、清嘉慶邑知縣。)

余幼年隨宦，少長即往來於伯叔兄季之任，皆無不以志乘為急務。余始疑其事之曠，既而稟承明訓，知邑之疆域風俗、政事兵防，悉於志乎繫之；且以風俗、正人心、居今知古、援古證今，實為吏治之大端也。後二十年，幕於汴京江廣間，亦常以志事為居停計及於公事之暇，或即古人入國問禁、入境問俗之謂歟？甲子秋，余蒞茲土，風崇節儉，人去浮華，所歷莫有如我中邑者。展讀舊志，見所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山川形勝、風土人情，不禁色為之喜，神與俱往；殆亦出自橋山之毓秀，沮水之鍾靈耶？攷其纂始於康熙癸酉，已百有十五年矣，遂起續修之志，而邑紳士素以耕讀為事，歲屢不登，未遑計此。丙寅書大有，即丁卯春，集紳士共商此舉，而紳士樂從。雖然，創始固難，而續修亦不易，濫則無以昭信，略則復懼見遺，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其間盈虛消長，建置因革，非書莫辨。即如我朝曠典，由地減丁，實賦已免十之七八；至邑界之四至八到，向未分畫詳明，民多藉訟，不考核於今，安知不混淆於後？况百餘年來，有關氣節可觀前徽者，又安知不沒世而名不稱？此志之不易修，又不可不修，不得不修者也。前志成於燠麓、麗乾、五鄉先生，今柏香、淡齋其裔也，與坊南、平原、象山諸君子，矢公矢慎，續而成之。提綱十，分目四十，彙輯一編，付諸剞劂，閱三月而竣其事。庶乎觀風問俗，一邑之利弊，瞭如指掌矣。是為序。嘉慶丁卯秋知中部縣事無錫縣甫氏丁瀚書。

(附) 目錄 無凡例。各篇皆有自序，從略。

卷一：縣境全圖	縣城圖	地輿志	沿革	星野	建置志	城池	衙署	卷二：禮典志
廟宇	賦役志	戶口	風俗志	風俗	職官志	縣令	儒	卷三：選舉志
陵墓	風俗志	異荒政	職官志	名宦	縣令	儒	儒	科甲
生祠	人物志	人物	節孝志	節孝	文	詩		
職官	人物志	人物	節孝志	節孝	文	詩		

趙映奎序（趙，清嘉慶邑訓導。）

甲子秋余膺簡命，乘轡中部，兩越月，無錫默甫丁君來知縣事，才敏而聰，勵精以勤。甫二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遂有邑乘之舉。夫邑乘之重於天下也尚矣！自秦并六國，列郡縣，古侯國編年紀月，比事屬詞之史亡。厥後或分州，或分道，或分省，建制不一；而守土者各志其封內之山川道里，沿革損益，以傳諸永久，下至彈丸小邑亦不廢，蓋猶有古史之遺風焉。我朝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廿三年，特命儒臣纂修國史，爰及郡縣，各編志書，以廣形勢博採，而中邑之志，於是乎成。所稱三志廿五條者，前先進詳言之矣。第百餘年來，縣自延安隸歸州，鄉鎮之廢興，人民之節義，有待於開闢者不少，續修之舉，又烏容已？顧古之論作史者有三難：曰才，曰學，曰學。說者謂三者缺一不可，而余於三者之中，欲總之以一，曰公。蓋一邑之形勝因革，山川疆域，彰彰耳目者，自不容掩；而鄉曲之間，所謂宜達隱德，義夫節婦，皆隱隱於口吻間，便有一之不公，或稍參以臆見，則其人之實行不著，即與古史之據事直書者異矣。是役也，乘筆者邑紳士張寅生坊南張君、相香劉君、橋山郭君、平原李君、選拔寅生澹齋牛君、採訪者虞生張君炳、生員劉君文煥，而董其成者則丁明府也。雖其才其識其學，未敢與古作者比列，而去取惟公，竊願諸君子共矢焉。時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仲夏，中寅恩科舉人借補中部縣訓導趙映奎撰。

張永清序（張，清嘉慶歲貢。）

自扶風變史為志，而志於是始。志之為書，即郡邑亦有之，謂其可以徵文獻、明異同也。中邑經明季兵燹，前志散佚無稽。本朝康熙癸酉，壇麓劉公暨諸先達彙纂，邑侯蒼山李公鑒定。於地理，則辨星野、詳戶口；於建置則明沿革、審利弊；於風土，則紀人物、載食貨；詳哉其言之矣。迄今百有餘年，其間人事之推遷，物理之變化，足而一邑掌故者，向未續修。甲子秋，邑侯丁公奉命蒞茲土，不惟汲汲民社，教養兼盡，極之一人一事，罔不時深焦勞。越明年，廢者修，墜者舉，庶政咸理，頌聲交加。爰於丙寅冬，屬紳士以謀續修，丁卯正月，復集衆語之曰：我國家崇信右文，大化沾濡，初不遺於遐陬鄙壤；况中邑為軒轅陵寢所在，橋山登時，沮水環流，為關中名勝區；而邑志歷久未修，則天時地理，與夫德業文章，足以炳日星，貫金石，悉委之寒烟斷草，劫火青燐，將何以發幽光昭來許乎？吾於諸人，有厚望焉！永等恭承鈞命，與諸同人，遠稽近考，博採旁參，正魯魚，別亥豕，擇其尤雅，發凡起例，一一裁成於吾侯，一篇之中，

中部縣志

前志序例

一三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三致意焉。凡前志所偶遺，見於他說者，從而補益之。他若星土之源流，今昔之沿革，人材之盛衰，生民之休戚，有一事焉，必求其故；有一人焉，必考其詳。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數閱月而後成。後之覽者，可按籍求也。馬鄆陽有言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永草茅陋士，竊蒙葑菲之采，俾得濫學而參末議，敢云千慮一得，亦以承不讓土環，不擇細沫之意云爾！嘉慶丁卯季夏月，邑人張永清謹。

李寅生序（李，清嘉慶歲貢。）

昔明道官邠，考亭官南康，皆首重志事。誠以志也者，一邑之今昔源流，於此考鏡焉。中邑舊志，距今百有餘年，簡編斷殘，漣沒茲懼。維我邑侯丁，政簡民阜，琴堂坐理之餘，慨然以纂修為事，洵盛舉也。余念修志之難，非彙經酌史，終非完善；讀禹貢，而知厥土厥貢之攸殊；讀周禮，而知建置官師山川道里之各異；讀風詩，而知忠臣孝子士女風俗之貞淫正變；讀左氏、司馬氏、班、范、歐陽、陳水、紫陽諸史，而知政治之因革，人物之高下，人事之治亂興衰，可以傳古而信今。後之有志者，豈易取經學之遺意，史氏之家法，踵而輯之乎？余鄙陋，幸與同邑諸友推拾舊志，復探諸輿論，缺者補之，無者續之，疑者訂之，略者詳之。律以劉氏三長五難之義，雖未敢謂體格準諸先民，法成寓之微詞；而獲取程本作志之例，寧嚴勿泛，寧樸勿飾，或庶乎其有合與？今閱四月有奇，編輯數帙，視王簡汀先生載筆臨十年而成書，難易雖迥相懸殊，而付之剞劂，以祈少副吾侯之苦心於萬一云。嘉慶丁卯季夏月，邑人李寅生撰。

劉澄序（劉，清嘉慶歲貢。）

邑有志，所以驗風俗，辨政治，稽古今因革之由，攷盛衰得失之故；且使後之人，得以審時度勢，歛弊補偏。志之所關大矣哉！故歲月有加，增修是急，良有以也。然人非史才，文非史筆，繁則摭拾無端，簡則疎漏悞野；求其久而不廢，實而不悞，詳而有體，難矣。中邑志前明正隆間，壇九世祖鄭南公屬稿，橋麓公踵成之。後遭兵燹，殘簡僅存，越二百餘年；本朝康熙癸酉，余伯太高祖壇麓公，及諸先達，採輯成金書，今百十有五年矣。其間滄桑變易，事蹟迭增，尚缺焉未載也。嘉慶甲子秋，無錫丁明侯蒞茲土，越四載丁卯，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其大者修築陳家橋以補橋山來脉。尤加意文獻，爰集邑紳士謀增修志乘，捐俸以倡，士庶樂施，遂以纂輯事命坊南諸公，并及於壇。深愧墮陋，弗勝厥任，同與搜稽典故，摭拾近聞，以訂以參，舊志闕略者補之，體例未合者易之，徵信考疑，崇真戒偽，大綱十，條目三十

有九：草就，以上賢侯，與學博先生趙，詳為裁定，去其舛戾，正其條理，閱數月而告成。夫志者，識也；存往蹟，親方來，以善政遺於後者也。是編上而天文，下而地利，中而人事，無不畢備。仰觀分野災祥，則我侯所敬而察也；近望城郭山川，則我侯所撫而流也；詳稽戶口糧儲，農田學校，我侯嘆喟而教誨者也；博覽人材藝文，義士節婦，我侯培育而表揚者也。以一時之實政，垂千秋之金鑑；異日驗民風，辦政治，效因革之由，察盛衰之故，於以斟酌時政，加惠我中邑者，皆賢侯今日之賜焉，則是舉也，裨益豈淺鮮哉？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季夏，邑人劉燈相香氏書於橋山書院。

牛麟趾序（牛，嘉慶拔貢）

邑志自曠篋諸先達會纂，蒼山李侯董成後，百有十五年矣。星霜代變，人事消沉，欲起而問之，渺渺茫茫，如禪洪古。邑侯丁慨然曰：一邑之山川風土，間有異同，而因革登耗，每分今古，撮而記之，皆考鏡之林也；况忠臣義士，孝子貞媛，亦多煥冰霜而埋碧血者，歷年既久，傳聞易謬，失今弗記，後此無徵，非所以廣教化正人心也。則思有以續修之。雖舊志者，史之別名；而志且較難於史。遷固宏遠，陳范清華，尚已；而補遺闕漏，皆經父子數十年而後成。惟後漢東觀華儒，纂述無統，前史識之。若輯志之人，非有闡見治聞之助也；輯志之時，亦非有經營纂述之專且久也；是故徵文攷獻，國史則日月有記註，邑志或歷久喑缺而不能輯。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創者之難，每不如因者之易。邑舊志成於康熙癸酉，趾五世伯祖麗乾公與其事，時值明季兵燹後，簡樸包荒，體例或多未備；今國家承平，歷數傳矣，吾侯膺命出宰，切念民瘼，於道親見轉輸之才，於平糶見賑濟之惠，且於修橋傾壑，見培植縣脈之遠謀，而尤急於續志一事。於是趾與諸同人，編採典籍掌故，及父老見聞，或哀或益；以舊志為宗，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謂也之，皆取裁於仁侯。而仁侯又慎重其事，要便綱舉目張，以折衷於至當。然則是編也，非曠篋諸先達無以開其先，非侯莫能綜其後。後之覽者，於星野，可以思封域保障之固；於建置，可以思盛衰調劑之宜；於官職，可以思政治得失之異；於祀典、賦役、風俗、人物、藝文，可以思近神庥，阜民財，作人道士、降波濤而還浮屠也。猗歟休哉！仁侯之精神志氣，充運於中之山川風土忠臣義士孝子貞媛者，無所不至，將見教化以廣，人心以正，其繼往而昭來也，寧有既哉？趾材庸陋，附尾顯名，此中之抱慚良多矣。是為序。邑人牛麟趾謹識。

蘭鵬程序（蘭，乾隆歲貢）

中部縣志

前志序例

一四

新中國印書館承印

從來志傳之歷久不朽者，有其主之，有其輔之，而又有入焉閱百餘年以繼之，此國史所以稱廿一，而文獻不至湮沒也。中部代有志傳，非一日矣；明季兵燹之後，簡編喪失；迨我朝定鼎，海隅向風，及聖祖仁皇帝，邦治翔洽，文教覃敷，採風問俗，詔一統志之修，而邑志亦於是纂輯焉。主之者前邑侯蒼山李公，輔之者則邑紳士璫麗劉公、麗乾牛公、九位六部二張公，並程叔祖馥亭公，旁搜博採，討論潤色，凡輿地之沿革，疆域之廣袤，山川土產之美麗，戶口賦稅之繁簡，以及名宦人物，忠孝節烈，條分縷晰，厘然具舉。告成之日，一時稱為盛事。特有其創之，莫或繼之，總輿地山川，歷歷。而如忠孝節烈等湮沒而不彰者，曷可勝道？我侯丁，以梁溪世胄，蒞茲彈丸，本召父杜母之思，大甘南和風之政。二年於茲，政通人和，案牘繁牘；鳴琴之餘，博覽放實，閱及縣志，慨然有續修之意。爰集紳士，如象山諸公，參酌校訂，舉前志之已有者新之，未有者補之；吾諒不遺片善，點畫一本至公；定一時之憲典者於斯，振千秋之風化者於斯，循良美政，孰大於是？程以教讀他邑，不獲與象山諸公繼先志於不朽，不無遺憾；因不揣固陋，綴蕪詞於簡末，以頌我侯續修之至意云爾。是為序。邑歲貢生蘭鵬程謹識。

郭建中序（郭，嘉慶恩貢）

中部自曠篋仙履以後，說者謂聖祖大尊大帝再降，故開大明道，為二帝三王宗祖，千秋萬世楷模；歷代累行禮祀，則其地重，其地之志又烏可以或緩？爰漢丁侯於嘉慶甲子歲歲上，導揚風化，撫字黎民，誠所云百里清風，一天明月者也。歲丁卯三月初旬，彙集邑人，商酌舊志；蓋誠慮康熙癸酉修志以來，百有餘年，山川猶是，唱城依然，而其間忠孝節義，足以配三才而立極，為綱而名教之華者，苟聽其埋沒而不之修，後之人欲從而求之，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斯亦司牧者大有所不安於心也。中自三原來，適逢其會，得列諸校之役，爰備考而參訂之。除舊志中宇跡繩墨糾謬外，其沿革，則精諸省通志，廣輿記也；其星野，則精諸天官書，天文志也；其戶口、鹽法，則精諸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也；其名宦鄉賢，則精諸潘海虞之輿圖函致也。至如王士宏之孝，牛指如之節，或得之斷橋殘碑之內，或求之父老傳誦之中；以及張九位張六嗣之雙忠，獲諸遺文者，靡不博採補入。下以資潛德之幽光，上以顯聖天子孝治天下，浹髓而肌之至意。俾覽斯編者，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而愚天愚婦之散處於窮僻僻壤，偶聞斯義，亦勃然助於大良而不能自己，則我侯善善從長，導揚風化之忱，或不無少慰也乎？他若隱逸仙釋，別有天地，不過仍舊而已；而村之者，疆之界，中與坊南